

### 傅抱石画符

有一次,父亲画了一张很大的画,一会儿就搁笔挂起来了,初看上去什么也不是。母亲就说,你这不是喝醉酒了,鬼画符吗?然而过了一会,父亲就开始小心收拾,这里添几笔,那儿画个小人,一幅大气磅礴的山水画就出来了,有股撼天动地的冲击力。母亲转述父亲的说法是,这张画我一定要把它加到大家看了以后,回过头来还要看,过了两三天忘记了,还要再来看,就是要加得神秘刁巧,不着痕迹,同时呢,又像有一道谜,让观众去猜,初看解不透,不晓得哪个地方好,回过头来重新看,重新揣摩。母亲说,这是父亲的绝招之一。有学生来临父亲的画,看到父亲画的松树,说最美的就是树间的这些空隙小洞,然后便照画上的样子,这儿画一个洞,那儿画一个洞。母亲说,他们一旦把这些所谓的“洞”画到纸上去,往往就是个死洞,“老鼠洞”。

其实父亲作画前心里很有数,谋篇布局早想好了,大胆出击,小心收拾而已。他作画时不喜欢别人先批评,除了我母亲,因此不喜欢别人看他作画,因为旁人初看往往会不得要领,胡乱揣摩,如再发表什么意见,就会严重干扰父亲原先的布局想法,影响工作。这就是坊间传说,父亲作画不愿有别人在跟前的实际原因。外人的诸多传说,都没有从父亲作画的特点和绘画的变革精神上头去领悟。

不少人问过母亲,傅公的老师是谁啊?母亲就会笑着说,是张天师!张天师是谁?是画符的。



名人传记

傅益瑶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瑶,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瑶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父亲是一个充满革新意识的艺术家,他力求变革,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特别是在重庆的那段岁月,一些人对父亲的皴法,在皮纸上层层渲染而成的粗犷、泼辣的风格讥讽嘲骂,非难挖苦,攻击父亲的画“没有传统”、“不是中国画”,甚至发出“哎呀我的妈”的惊叹,但父亲我行我素。

父亲的大幅山水画,画里的水意是在朦朦胧胧里跳出来的,随便一张,都具有穿

山裂石的力量,你看的时候不知道,其实它已经进入你的心里了,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你,不禁回过头来又看,看了以后便会去寻找这些神秘的东西。那时候,一个学徒工的工资才十几块钱,普通人的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块钱,一两百块钱的一张画,不让人非常有看头,怎么对得起人哪。

父亲的画框看起来虽然很乱,但实际上其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规律,可以让人一直追寻下去。父亲一直跟我们讲,绘画里有一种生命的奥秘在里面,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没有你的画也能过,为什么有人要不断地去追求它呢?有句行话说:“十年栽树成林易,百年画树成林难。”栽树十年它就成林了,但是一百年画树也可能都画不出一片好的森林来。这就是因为其中有生命的意义在,一个人精神上没有这个东西;有了这个追求以后,你不管画什么东西,慢慢就会汇成一条线。

父亲的子女多,家庭负担重,加上来往的客人多,一来,父亲就请客,开销很大,生活压力不轻。那时突出政治,会议特别多,就这样,他短短的一生却画了几千张画,还有几百万字的文章,几千方印章,创作效率之高,非一般人可比。父亲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母亲的形容就是:“上马杀敌,下马做赋。”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客人走完,这时父亲才开始画画,画完画,泡杯茶,再看会书,然后再睡觉,早晨起床则较晚。如果逢到开会或出差,就不能坚持在家的习惯,但在招待所里,父亲同样夜以继日地写文章或画画。

### 希特勒的别墅

时间飞逝。希特勒从东部前线返回后,访客不断,我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每周只能回两三次家。我和格尔达很少见面。没过几天,希特勒又要启程前往伯格霍夫,这是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别墅,我受命陪同前往。

我只是被告知需要“人手”,“缺一个跑腿的”,我至少要在那里待几天。我备受行装,然后和四五个同志一起上了一辆奔驰军车。我们是清晨出发的,希特勒带着侍从、私人副官和一名代表空军的国防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上了第一辆车,也是奔驰轿车。第三辆车挤得满满的,上面全是德意志保卫部成员。

车队上路后朝南进发。希特勒的座驾在前,我们的车子紧跟其后,略微靠右,其他车辆则在后面离得远一点,靠左行进。没有摩托,没有笛声,什么也没有。我们朝城北驶去,开得相对较快。路上,我没看到沿路有看热闹的人群向希特勒喝彩。途中只遇到过一次,在我们等红绿灯时,几个行人显然认出了希特勒,他们兴高采烈地呼喊,但希特勒没有下车。

行程不远。抵达目的地后,所有人都在加托机场的跑道上下了车。机场仅供政府官员使用,今天已荡然无存。我了解到,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希特勒选择坐飞机,与庞大的特伯霍夫机场相比,他更喜欢这个偏僻、不显眼的小机场。后来,我通过其他事情得到了证实。

一架飞机正静候着希特勒。这是一架容克JU52三引擎飞机。“短途旅行,例如去伯格霍夫,通常是坐这种飞机。”一位同志向我说明。整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个行程约需三四个小时。据他说,这一飞行时间是合适的。后来,当希特勒要远程飞行时,如飞往前线,我才看到了更大型的秃鹰飞机。

第二架JU52飞机是为我和德意志保卫部成员准备的。我们在艾宁城的一个小机场下了飞机,这座城市位于萨尔茨堡的山谷中,离奥地利边境只有几米远,离贝希特斯加登仅20公里路程。一辆汽车已经停在那里,载着我们驶过网状公路,前往萨尔茨堡山

### 三角恋公开

我与怡赶回小木楼看望萍姐,按了半天门铃,萍姐才来开门。我又听到了那熟悉的脚步声,但这次的脚步声远不如昔日的轻快,好似铐上了千斤的脚镣,难以迈动。门一开,我大吃一惊,萍姐头发散乱,双眼浮肿,面容憔悴,一副病容,散乱的黑发中我发现了许多白发。

“妈”怡叫了,叫得很亲热,略带些撒娇的意味。萍姐没有答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俩,好像看着陌生人一般。怡捅了我一下:“你还愣着干什么?连招呼都不会打啦。”

招呼,我的天哪,难道我真的要叫萍姐为“妈”,这怎么让我叫得出口呀,我低下头,复又抬起,哀怜的眼光看着萍姐,当与萍姐哀怨的眼光相碰撞时,萍姐的眼光闪动了一下,马上眼眶中溢出晶莹的泪花。她似乎一下子认出了我俩,忙招呼着:“进来吧,别愣着。”

我耷拉着脑袋随怡跨入院门,待走上小木楼后,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怡下楼摘葡萄,萍姐看着我,身子软软地靠在卧室的门框边,头便耷拉下来,眼泪滚而下。我忙来到萍姐跟前,一下子跪在了萍姐面前,抱住她双腿,呜呜地哭了起来。

“你……小华,你别这样,你这样叫我受不了。”

“姐,我对不起你,要是我先碰到你,后见到怡就好了。”

“别说了,小华,姐本不该有什么奢望,你对我们支持够多了,好歹我也感受过了真正的情爱生活,不能长



都市小说

刘志庆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Z市某电子公司经理方小华结识了利用暑假来公司打工的女大学生林怡,两人坠入爱河,后造访其家,方知林怡是他曾经暗恋过的女知青林彩萍的女儿。方小华瞒着这对母女,周旋于她们之间,他从母女两人身上寻求不同的情爱刺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久,也没办法。好歹你以后是我的女婿,你能对怡好,就是对我好,我也满足了,因为怡是有过错、有缺点的女孩,能和你在一起也算是个造化。好啦,小华,姐会慢慢好起来的。”

“姐,我……”话没说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那是怡采好了葡萄上楼来了。

我们连忙分开,各自忙不迭地擦着眼泪。等怡上楼后,我已擦了泪端坐在凳上,装着在等待的样子,萍姐则拿起一块抹布,抹起桌子,抹

起茶壶来。怡惊讶地看着萍姐,又看了看我,她鼓起嘴巴,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你们到底怎么啦,怎么这么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

由于我与怡的关系公开化了,所以怡不再去那家公司上班了,我也没有让她进自己的公司上班,而是让她在画室中帮她妈卖画,由于她学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她便邀请人做了一个网站,在网上经营绘画买卖的生意,所以生意更加红火,只是萍姐精神越来越差,常常打电话给我,叫我早日做迎娶怡的准备,按她的话说,最好是国庆节就举行婚礼,对于她的要求,我只好听从。我把要娶萍姐女儿的消息告诉母亲后,母亲沉吟了许久,说是岁数相差太大,恐怕日后夫妻会闹矛盾。但考虑到是萍姐的女儿,心里有几分踏实。她忙问怡像不像萍姐,我说眼睛特别像,体形比年轻的萍姐丰满。母亲想了想,也不反对了。

我很少与萍姐见面,萍姐也不时地回避我,但有时没办法,三人总得碰面,每至此,萍姐脸上总显出一副凄迷之色,幽迷的眼神中夹杂着悲怆,使我不敢正相看,不经意间她会轻轻发出一声叹息。有一次,她趁怡不在,轻轻地和我说,一旦我们办完婚事,她将远赴海南,不再与我们会面。

我无法叫她一声“妈”,也无法再表明自己的心迹,只得悄悄落泪,每到此,萍姐便仰着头看着屋顶,半晌不语,一旦怡出现,她便马上转换神色,显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以长辈的身份教导起我们来。

### 问不出名堂

二十日十一时二十分。第三个进来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头皮光亮,须发皆白。无牙,一说话便顶出舌头。老头儿看上去倒是不大紧张,让坐下果然就坐下,只是身子依然笔挺。眼睛不住地瞅过来瞅过去,瞅住谁就跟谁笑。

村长给大伙介绍说,老头儿的家就在小卖部的隔壁,昨天下午打架那会儿他正好在家。是当时打架的目击者。村长介绍完了,然后就让老头儿给大家说一说。

“说啥哩么!”老头儿一发声,把一窑的人都吓了一跳。居然胸音十足,声如洪钟!“就说说昨儿个后响在小卖部打架的事,你看见啥了就说一说啥。”老头儿耳朵像是有点背,村长语音很高,就像是在哄小孩!

“打架的事哇!迟了呀,我过去的时候已经迟啦!较劲的那一阵子都过去啦,都打得差不多啦!迟了呀!”

“迟了也不怕,没瞅见没听见的就不说,瞅见啥听啥就说啥。”村长的语音越提越高。

老头儿像是很努力地回忆了一阵子,然后就说了起来。老头儿说打架的那会儿他正在家里收拾谷子。他不知道那会儿是几点。他说大概就是午后响的样子。突然间就听到有人喊叫。他一听就吓了一跳。以为是出了啥事了,赶紧就跑出去看。“原以为是在家门口哩,谁晓得门口就没人影。”见门口没人,站了一会儿就又回去。突然回到家里还没坐稳,猛然间就又听到一阵大声的喊叫。他赶紧又往外跑。见门口



名家新作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一位有残疾的退役军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没人,就又往小卖部跑。一跑到小卖部,老头儿看见围着好多人,一见那阵势就知道出了事了。他吓了一跳,赶忙就折回去了,等到在家里躲了一阵子再跑出来时,就没几个人了。到后来才听人说是打了架啦,原来是护林点上那个“浑小子掐了人啦”。“把脖子都掐烂啦,差点没把人掐死。”还听说那浑小子捣了人,竟然蛮不讲理。四兄弟赶来拉架,那浑小子竟然不知好歹不分青红皂白,朝着人家四兄弟就大打出手。“十

个耍愣的,不如一个泼命的。”说护林员那家伙一口气就跑了回去,把枪取出来,然后躲到四兄弟家的大院里,等到夜深了,四兄弟也没防备,就把人家弟兄四个“一个接一个地都给崩啦”。说到这里,老头儿显得很生气的样子,向一窑的人说道:“你都说说那家伙手黑不黑!还有没有王法啦!”

“这都是你亲眼所见?”县长突然就问。

“迟了呀!我过去的时候已经迟啦!都打过去啦!就没瞅见个啥!”老头儿嗓门依旧洪亮豪壮,满窑震得嗡嗡作响。老所长还想再问,年轻的公安局长却显出极不耐烦的神色,皱皱眉头就摆起手来。于是老所长就不再去向,而村长则赶忙把老头儿往外赶。

老头儿赶紧站起来,一边朝大伙点着头,一边笑眯眯地离去了。书记明显地压低了语音,但声调依旧很是严厉:

“你们这些在基层干的同志,松松散散,拖拖拉拉,你们得想法子改一改。像这桩案子,事情发生了,我们赶到这儿,无非就是要个基本情况么!第一,什么原因造成的,主要原因。第二,来龙去脉,案子的大致过程。第三,一些主要的目击者和证人说说情况。这是最起码的汇报常识么!你们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你们都说说了!坐了这大半天,究竟了解了个啥情况!我当时就一再地嘱咐,这不是审案子,就只是了解了解。结果怎样了,是不是非得像审案子似的,一遍一遍逼着问,才能问出些啥来!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就快点去安排。你瞧瞧你瞧瞧,这都几点了,几点了……”